

# 北卡州立大学交流小结

2017-04-11 08:34:57

“你我需遍扣远方的门，才能找到自己的门，自己的人。”——胡德夫·《最最遥远的距离》 “最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瞎说，从上海到北卡，夏令时是刚刚好十二小时的时差，兼有差不多的纬度，像是在地球的另一面找到了一个对称点。到了深秋，时差延长到十三小时，每天五点一过，夕阳就从天际沉落，总让人遐想它是如何正从另一个大陆的东岸升起的。“焦油脚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不如还是先说人吧。教堂山的人们给自己取了一个古怪又可爱的称呼——“Tarheels”，译作焦油脚人，以示和隔壁（30分钟车程外）杜克及北卡州立大学的区别。可能是受联邦制度的影响，州，城市，学校，大大小小地域性的身份归属感是这里重要的一部分，Tarheels黑起杜克来可比我们黑起西南某高校来心狠嘴辣得多。在所有焦油脚人中，最先熟悉起来的一位朋友是我的Mentor（学生导师）Kallie，她来自一个叫做E.A.S.E.的学生组织，专门帮助国际学生适应UNC的生活，有点像复旦的语伴项目。刚到的那天，她和男朋友一起凌晨六点赶到机场接我们，请我们吃美式早餐——薯角，三明治，不加奶的咖啡。从一开始因为口语还生涩所以小心翼翼打着腹稿的对话，到后来每周固定的约饭，我们聊的话题从到美国我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渐渐地转向一起抱怨沉重的课业负担，我吐槽论文，她吐槽实验，也聊她的宠物猫，她的家庭。她的父亲曾是军人，弟弟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开枪打野鹿，她六岁就能开着车满村跑，说到这些时她脸上有快乐得意的笑容。我的室友是一个学政治的俄裔妹子，非常漂亮，有一种可爱里带着狡黠的气质。头两个月，她一直“旅居”我们宿舍，更多的时间待在男朋友的单人寝室，我俩抬头低头就是“Hey!”“How’s your Day?”“Fine!”“Bye!”……突然有一周我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怎么一回宿舍她都在了？终于在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夜晚，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偷渡的红酒，邀请我一起喝，一聊聊到深夜。她失恋了，但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拉里刚刚落败，她很难过有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种族歧视加剧之类），还抱怨在俄罗斯男女比例失衡，男人们不修边幅，女人们却需要时刻穿着高跟鞋，我跟她说在中国情况也有些类似。虽然在新的男朋友到来后她又开始了旅居生活……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夜晚。最初接触到这些“美帝大学生”，觉得他们好像似乎是更加开朗和轻松，可以在课堂上和老师开玩笑，演讲的技巧和风度让人佩服，学校里的角落时常有让人驻足的小合唱。后来渐渐地也看出他们同样有很多的焦虑，关于学习的、社交的，关于未来的——也常常读不完阅读材料。他们有个特别搞笑的传统：在厕所里写鸡汤。我寝室楼层的一间厕所贴了一条鼓舞人心的“Don’t be afraid to pursue for something that set your soul on fire.”下图是图书馆的厕所，有人说支持川普，有人便提笔反驳，最后一个同学大括号一括，说你们怎么能这样玷污我们在厕所里呼唤希望的传统？想想大家特地在口袋里揣着一支笔走向厕所，就觉得怪可爱的。乡村·小镇·城市 到现在三个月里，在教堂山这个静谧的小镇学习生活，拜访了Kallie家乡那个叫做斯巴达的村庄，也趁着感恩节前的周末去了奥兰多这个“大城市”，虽然并不一定全面，也好歹凑齐了这个国度三个不同的视角。最直观的体验是城乡差异虽然存在，但已经非常小，因为公路之类的基础建设做得太好。村里的好处当然是贴近自然，道路两侧都是高高幽深的林木，Kallie妈妈驾车带我们在蜿蜒的山路上绕着绕着就到了观景区，我们在那几日尤其冷的山风口看万山丘壑正在层层染成明丽的金黄和朱红。她家有个漂亮的大房子，面对大片的草坪和树丛，养了三条猫两只狗，有两个马厩，住着十几匹漂亮的骏马，而和蔼可爱的外婆说她最喜欢的是羊驼们。撸猫逗狗打枪骑马，在小草坡上晒完太阳数星星，这样的生活对于在那儿只能停留两天的我们来说太有趣，太值得回味。城市则意味着商业和娱乐业的聚集，对于Orlando这样一个以迪士尼和环球影城这些主题乐园著名的城市，也意味着旅游业的发达。但是当我们从机场几乎穿越整个奥兰多去往寄宿的airbnb家庭时却发现，除了中心商业区是很久没见的高楼林立，以及园区里精彩纷呈的游乐设施，其他地方和教堂山这个小镇也没太大差别：宽宽落落的大马路两旁鲜见密集的建筑。读书，买菜，做饭，偶尔走上十来分钟到北面唯一的一条商业街上下个馆子，和新认识的朋友们涮个自制火锅，一忙就顾不上的运动计划，每周去医院做志愿者陪小朋友们做手工，再加上闲下来看看电影，就是小镇课余生活的一切了。教堂山的校园是美的，但是摸着良心说是不及杜克美的；教堂山的人们是可爱的，但是这种可爱也不是局限在焦油脚人中的；只是因为亲历了它，渐渐熟悉了它，它就是最美，最可爱，最特别的了。最后给以后想来Chapel Hill交流的同学一点诚恳的建议：选课的时候不要让自己陷入什么“做二休五”的幻觉，课不多，但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均匀分布在一周里比较好啊！掰着手指数得清离开的日子了，想到再也不能从戴维斯图书馆的八楼看日落，就有点难过，唉，复旦的图书馆怎么那么不争气啊。